

豈貴賤干其慮哉

故為天下貴

注體了無滯言忘理暢紛鏡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

染紛鏡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

下之所尊貴

義曰既彰四行玄與道同心不涉於親疎

跡不交於利害貴之不為喜賤之不為憂

混合大道為天下貴人君弘此四德以化

萬邦與道混同不言而理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行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疏有章明推

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

之自化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

設問以明理後五句反無事可以取

天下爾○義曰理國以政其速必彰

用兵以奇其詐非道不若無事以聚

萬方其或多忌諱廣機推縱法工明

法今去道殊遠而圖益危惟可以無

事恐人去欲歸歸兵革不用奇詐不

施政今不煩刑治矣

指此章之大義也

以政治國

疏此下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言

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理不能無為

任物自化欲求政理未之前聞也

義曰以道理天下者不言而民信不令而

民從不刑而民威不賞而民勸夫何故哉

民化其上皆歸於善不在賞而勸也民稟

於和自革其惡不待刑而威也民復樸素

不待令而從也民齊貞正不待言而信也

此無言教而理矣以言教理民涉有為也

非道也哉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

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兵猶火也不載

符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義曰以奇詐而用兵乖於大道何者國以

政刑為本政在於簡易因循兵以變詐為

先變在於應權合理政失於道則刑賞濫

詐失於道則殺害多濫刑賞以為功恣殺

害而求勝而欲興邦致理不亦難乎與夫

任物自化有征無戰遠矣兵猶火者春秋

隱公四年春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初衛

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為賦碩人之詩娶于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

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

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

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鮮矣且夫賤妨貴

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碯乃老二月戊申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來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與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宋公乞師於魯魯辭之隱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理亂理阻猶理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難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州吁殺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

國偏小老夫老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於衛九月衛人使石宰醜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所謂子從殺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無愛其子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在宥天下貴乎無為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疏此示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義曰政教理國奇詐用兵豈若無事無為而化天下民聚國泰以致和平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以此下文知之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

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以下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為而人自化驗可知矣

義曰以政教求理以奇詐用兵固不可以致理矣上多忌諱下多利器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皆非太平之本唯無事無為乃可化物以此觀之理亂之道昭然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為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也

義曰上多忌諱謂法令多門也動有拘於

忌犯則獲罪民不聊生怨叛憂虞農桑墮廢故其民彌貧釋曰無財曰貧君上無為法令寬簡人無拘忌適性自安墾井耕田

以飲以食故民富而國昌矣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謂權謀也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  
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誦故令國家淫益昏  
亂也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  
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  
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詐誦故云  
淫益昏亂

義曰昏亂不明也君好奇變民尚欺詖上  
下交詐正道不明故為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  
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寶  
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淳朴而好浮華  
百姓效上而為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  
也

義曰淫巧悅目珍奇蕩心上耽玩而不除  
下增飾而彌甚華侈既作朴素遠忘固可  
戒矣春秋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楠書而  
議之臧丈仲山節藻稅亦以為過蓋欲人

君尚於儉素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盜成盜  
賊豈非多有乎

疏法刑法也今教令也君嗜欲以御人而

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耻竊法  
而為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矣

義曰法令所以齊於民也令煩則民姦生  
夫奸詐既作盜賊日多謂之亂政禮運曰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禮

義以為理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春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殷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民是以亂免而無  
耻者論語為政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言為政者導民以法制

齊民以刑罰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免

脫罪辟而不暇避於耻辱故注云苟免罪  
也民既免而無耻必假竊法制以為奸詐  
則弄法舞文害於人矣莊子云大盜之生

則并竊聖智之法而盜其國況於盜賊乎  
蒙蔽也竊法作奸下欺其上上害其下上  
下相蔽恩化不行大亂之本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

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為  
無為之為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為故云  
而人自化

義曰人化無為自歸於理也夫有為則多  
事多事則政煩煩政事多而民愈亂無為

則事簡事簡則政清政清事簡而人不待

教令而化於善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  
足故云而人自富也

義曰多財曰富君無勞民之事民得勤而  
耕農農功不妨穀稼豐贍故人富也鑿井

耕田者古詩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言  
唐堯在上人遂無為不知上之有君不知  
君之養已自飲自食無慮無憂所以家自

給而人自足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

搖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義曰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稟

生本乎道氣六塵未染六欲未侵任以元

和體乎澄靜及既孩之後愛惡生焉喜怒

形焉若人君靜以理之天下之人復歸簡

易則自清而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注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

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可

全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也

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

感化自淳朴矣

義曰人君無欲於物物遂其宜無欲安民

民自朴素此自然之理也理身之道莫大

於無欲知足理國之道莫大於無事無為

誠能實而行之身泰而國理矣又一本有

兩句云我無情而民自清此亦義理相符

而御註闕之故報詳載於此

其政闕闕章第五十八

疏前章明以政必敗示禍福

之所由初此章明以政必敗示禍福

之福二門倚仗無準人下舉聖德以勤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之德是以前明以政以非無為是皆

朝令夕刑民未知法得非暴乎況不令而

利害人甚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

而凋弊矣

疏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有

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離散矣

義曰政刑則民亂民亂則國殘凋散之事

漸於茲矣素書曰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

則技巧人困則國殘固當寬政養人而康

其國也察察者伺人之過強明而急也缺

缺凋散不全傷和害物也

禍乃福所倚福乃禍所伏孰知其極

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闕闕俗則

為無政理之體人乃淳淳然而質朴此

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俗則以為有

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則福為

禍之所藏矣

疏禍乃福所倚者前言闕闕之政俗以為

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福因倚禍  
中而生也福乎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  
政俗以為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非禍伏  
藏禍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  
習偽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有  
其窮極者

義曰天地有休否日月有虧盈此倚伏之  
數也禍藏福中福極則禍至福隱禍內禍  
盡則福來拘彼俗纏此為常矣惟有道之  
士上德之君抱道體和陰陽不能制全真  
反俗善惡不能移故禍不能加福不能利  
超然出得喪榮衰之外矣夫以國言之亦  
賢哲不能料倚伏不可窮齊有仲孫之難  
而桓公興遂霸其國晉有里克之難而文  
公起乃統諸侯是二國因禍而昌也衛方  
寧靜狄人滅之邢方晏安衛人滅之是二  
國無禍而喪也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極故  
春秋云有禍而啓其疆土無禍而喪其守  
守不可知也

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  
不能體道無為妄生迷執失其正爾  
義曰常俗之人感於禍福寵至則喜辱至  
則驚愈失其正致為妖祥矣豈知側身修  
德雖難不足以貽災垣慮忘懷失焉未必  
以為禍悔吝無準召之由人爾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注禍福之極豈無正耶但衆生迷執正者  
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祥故禍福倚  
伏若無正爾

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  
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為奇詐於善不了以  
善者為妖祥故若無正爾

義曰修道之要在乎應變無心方圓任器  
不滯於禍福不惑於正邪滯於福則善復

為妖矣惑於正則正復為奇矣帝王乘時  
任人隨才適用求正過切矯正者必來求  
善過切矯善者必至若虛心無滯惟公任  
賢奇詐妖祥幾乎息矣

氏之迷其日固久

注以正為奇以善為妖如此迷倒其為日  
也固已久矣

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為奇為妖其  
所由來尚矣故曰其日固久矣

義曰俗之迷妄積習生常為日且久終不  
開悟老君歎彼群迷丁寧垂訓將以祛其  
迷也迷謂失方也夫不為禍福所惑不為  
邪正所拘曠蕩乎襟靈均齊乎得喪則何  
正善之能迷其方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  
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以自  
正非立言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

義曰聖人正所以約己人自正所以從化  
夫人既失其正所以迷方由邪正不分禍

福所撓爾聖人於禍無辱於福無榮不矯  
正以飾其心不徇邪而溺其志卓立物表  
允執大中則人皆向方從其正也

廉而不穢  
疏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為劇劇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義曰聖人清廉以潔身人自廉潔以順教豈復滓穢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之以刑勸之以利誘之以賞而人頌其教

者十無二三矣行三今聖人不以賞刑不以法制但清其已廉其行人自化之豈俟宰割十二正十三方而後知勸也

真而不肆

○ 肆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

義曰聖人自然正直故非申而正之以正直率人人自清正所以上下俱正而天下正矣若上行回邪下為諛謂何因正哉尚書罔命曰僕臣正其后克正僕臣諛其后

自聖此由臣之不正以佞於上也春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申上化下以成其邪正也

光而不耀

注聖人善化不割彼以為方不穢彼以為

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

○ 踈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昭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義曰聖智光明非強炫耀也此四者皆聖人之行借以開喻於人以此而王天下乃可稱其聖德然大旨在乎知吉凶倚伏

○ 奇不常輕廉方而內明含光直而內照弃嚴暴之事澄寬裕之懷既除迷罔之由自叶希夷之妙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行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為之政人致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為之政人致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為之政人致

治人事天莫若畜

注畜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

○ 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也

義曰夫儉者理務之先財者聚人之本故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則財者非儉約則易散民者非豐財則難聚所以節財則省費省費則人豐人豐則國安而力足矣國之大用有四一曰祭祀二曰戎事三曰賓客